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
第八回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

詞曰：真堪愛，如花似玉風流態。風流態，眠思夢想，音容如在。東鄰國色焉能賽？桃僵偏把李來代。李來代，冤家路窄，登時遭害！

右調《玉交枝》

話說活死人好好住在臭鬼家裡，與臭花娘朝夕相對，或是做首歪詩，或是著盤臭棋，有話有商量的好不快活。無端困夢頭裡被蟹殼裡仙人數駁一番，又聽了臭花娘一派正言厲色，說得他卵子推冰缸裡，冷了下半段（原注：「推」下當有一「在」字。），只得告別起身。

及至跑出大門，又茫茫無定見的，不知向那裡去好。姑且揀著活路頭（編按：活路頭，松江方言，指生活的希望、出路，也指外財。此單純用「路」。）上信步行將去，遇著過來人，便問鬼谷先生的來蹤去跡，並沒一個知道。尋了好幾時，無頭無緒的，不免意懶心灰，肚裡想道：「這蟹殼裡仙人既是他團好意，也該說明個場化（原注：場化，調地點。），卻如何弗出麩皮弗出麵（編按：弗出麩皮弗出麵，吳語，指兩頭都夠不上。此指說話不清。）的，叫我朝踏露水夜踏霜，東奔西走去瞎尋。這等無影無蹤，不知尋到何日是了！」

正在自言自語的抱怨，忽然昏天黑地，起起烏雲陣頭（編按：烏雲陣頭，大雷雨。）來，活死人著忙道：「這裡前不巴村，後不著店，若落起騎月雨（編按：騎月雨，連綿不絕的陰雨。此指下過夜的雨。）來，卻那裡去躲！」四面一望，只見斜射路裡有個烏叢叢田頭宅基，便飛奔狼煙（原注：狼煙，猶文語中「洋洋乎」之「乎」，「買買然」之「然」；此語蘇滬一帶已消失，江陰無錫等處猶有之，如狀人揮拳打人，曰『直拔狼煙打』，「直拔」狀聲，「狼煙」則「然」字意也。飛奔之「奔」當是襯字，無所取意。故飛奔狼煙四字，意既『飛也似的』也。）的跑上前去。到得門口，卻又關緊在那裡，不好去敲門打戶，就在步簷底下暫躲。幸喜出頭椽子甚長，不致灑濕身上。誰知陣頭大，雨點小，霎時雨散雲收，依舊現出黃胖日頭（編按：黃胖日頭，吳語，指裹著薄雲天色淡黃的太陽。）來。

正想走路，只聽得「呀」的一聲響，兩扇真寶門大開，跑出一個腰細肩胛闊的精胖後生來，看見活死人立在門口，便喝道：「你是什麼野鬼？莫不是倒麥糶賊，在此看腳路（編按：看腳路，作案前探察情況。）？」活死人怪他出口傷人，便道：「你怎眼眼（原注：眼眼，調「眼」，蓋故作大人教小兒學語狀以諷之。）弗生，人頭弗認得，就這般出言無狀，是何道理？」那後生大怒道：「你怎的敢回唇答嘴！」便趕上趕落要打活死人。活死人是吃過大力子的，那氣力無倒數在身鄉子裡（原注：無倒數當是「無量數」之意；身鄉子，當是「身腔子」之意。此二語不甚通行，疑似舊方言之已死者，太倉語中有「無淘數」及「身鄉」二詞。），見他這般大勢頭，便先下手為強，將他拚心一記，恰正打在拳窠裡。那後生自道武藝高強，欺這活死人細皮白肉文縷縷的，把他吃得下肚；不防他捉冷刺一記，便立腳弗住，一個鷄子翻身，仰缸跌（編按：仰缸跌，吳語，仰面朝天摔倒。）轉來。連忙爬起，腳頭弗曾立定，又被活死人一揀，一個臀塌椿（編按：臀塌椿，吳語，指一屁股坐在地上。），又坐倒了。料想鬥壘弗過，只得問道：「你到底那裡的惡鬼？怎敢上門欺人？」活死人道：「我只為尋個先生，偶然在此借步簷躲雨，你怎一面弗相識，就冤我做賊？可知道賊難冤屎難吃麼？」後生道：「你先生是誰？卻到這裡來尋。」活死人道：「我尋的是鬼谷先生。」後生哈哈大笑道：「你怎向真人面前說起假話來？那先生的學生子（編按：學生子，吳語，指學生。），連我只得四個，何來你這糞生人？」活死人見說，忙問道：「你既是他學生子，先生卻在何處？」後生道：「你須賠了我弗是，方說與你聽。」活死人只得唱個撒網喏（編按：撒網喏，拱手致歉。），求他指引。後生道：「他住在黑田鄉，離這裡路雖有限，但儘是百腳路（編按：百腳路，有許多岔路的路。百腳，吳語，蜈蚣。）；熟事人跑慣的，有時不小心還要走到牛尖角（原注：尖角，應作角尖。）裡去，弄得撥身弗轉，何況你人生路弗熟，那裡摸得到？倒不如草榻（編按：草榻，隨便住一宿，留客歇夜的客氣話。）我家，明日與我一同走吧。」活死人謝道：「如此足感盛情，只是打攪不當。」後生道：「不打不成相識，既已打過，就是相識了。何必客氣？」便把活死人讓進家裡，大家通名道姓。

原來這後生叫做冒失鬼。老子也是個宿瀆頭（編按：宿，吳語，陳舊之意；瀆頭，吳語，呆瓜、木然、傻氣之意。）財主，早已死過，留下大家大當與他掌管。他又不曉得做人家（編按：做人家，吳語，節儉也。）世事，一味裡粗心浮氣，結交一班遊手好閒的朋友，日日出去擎鷹放鷓的尋開心；又自恃身長力大，可以弗吃眼前虧，到處驚雞鬧狗的闖事。娘也管他不下。

一日，同著數鬼，擎了齧尾巴老鷹，牽著瘦獵狗，捷鎗使棒的來到黑田鄉里，看見路旁有幾棵截弗倒大樹，一隻抄急兔子正在樹腳根頭吃那離鄉草。冒失鬼道：「兔子不吃窠邊草的；這隻兔子如何倒在窠邊吃草？」便把老鷹放去。真是見兔放鷹，猶得窠中捉鰲，手到擒來。捉了兔子，正想要跑，忽抬頭見大樹大丫叉裡，一隻老鳥在上面褪毛，忙又將鷹放起。那老鳥是翅扇毛通透的，看見鷹來，便一淌（編按：「淌」原作「倘」，依據原注修改。）翅飛上天頂心裡去了。那老鷹活食弗吃起死食來，並不去追老鳥，反飛入鬼谷先生家裡，把一隻斜撇雄雞（編按：斜撇雄雞，求偶的公雞。）抓住。被鬼谷先生的學生子地裡鬼看見，如飛上來，一把捉牢，拿根薯糠搓繩（編按：有「薯糠搓繩起頭難」的俗語。薯糠，穀物磨出的外殼。此單純指繩子。）縛了，纜在一個狗肉架子上。冒失鬼追到看見，大怒道：「怎敢把我的北鳥（編按：北鳥，吳語，指男性生殖器。此單純指鷹。）弄壞？」拔出拳頭要打地裡鬼。地裡鬼自恃名師傳授，法則多端，怎肯相讓？也就揎拳捋臂的迎他。兩個一拳來，一腳去，打起死賬（編按：賬，「仗」字之音轉，喻糾纏一起算不清。）來。

鬼谷先生跑來看見，喝住地裡鬼。這冒失鬼弗識起倒（編按：弗識起倒，吳語，不識好歹之意。），便上起鬼谷先生船來（編按：「上起某某船」，吳語，「對付某某」、「向某某挑釁」之意。）。被鬼谷先生使個定身法，弄得他四手如癱，有力無用處。又見地裡鬼口口聲聲叫他「先生」，忽然心內尋思道：「聞說鬼谷先生近來住在黑甜鄉里，不要就是他？」便問道：「你有這般真本事，莫非就是甚麼鬼谷先生麼？」鬼谷先生道：「既知我名，怎敢到來放肆？」冒失鬼道：「不消說，千差萬差，總算我差。你放了我，我情願拜你為師。」鬼谷先生道：「既肯改惡從善，也不與你一般樣見識。」便使個解法放了他。冒失鬼忽然手腳活動，不覺大喜，便跪下磕個頭，道：「我就此拜了先生吧。」鬼谷先生見他爽利，又曉得尊師重傳，是個有出息的，心裡也喜，問了姓名籍貫，說道：「要學本領，也不是一湊（編按：一湊，即刻。）謝師的。還當回家說知，方好到來習練。」冒失鬼道：「先生說的是。」便告辭出門，尋著眾鬼，一徑回家，對娘說知。他娘甚喜歡，便端正一肩行李，揀個人學日腳，來到鬼谷先生家住下。

過了幾日，又有大排場（編按：大排場，吳語，大場面。此單純用「場」。）來的兄弟兩個；乃兄叫做摸壁鬼，令弟叫做摸索鬼，也是慕名來學的。那先生因材施教，教法甚多。這冒失鬼一竅不通，只有些蠻氣力；學了多時，方學會了幾樣死法則。那日偶然回在家中，恰遇活死人來躲雨，遂打成相識，領他到先生家來，拜見了鬼谷先生，與師兄輩都相見了，住在他家。

那活死人本已聰明，又吃了益智仁，愈加玲瓏剔透。鬼谷先生也盡心教導。那消一年半載，便將鬼谷先生周身本事，都學得七七八八。

一日，大家在門前使鎗弄棒，操演武藝，鬼谷先生在傍點撥。忽聽得半空中幾聲野鶴叫，一朵紅片頭雲，從天頂裡直落到地上，雲端裡立一隻仙鶴，嘴裡銜張有字紙。活死人上前搶來，看時，儘是許多別字，一個也不識。遞與鬼谷先生，先生看了，點頭會意。便對眾學生子道：「本期與你們相處三年五載，然後分手。無奈天符已至，只得要散場了。」便各人叮囑了幾句，跨上鶴背，騰空而起，望揚州去了。眾學生子跪下拜送，直等望不見了，方纔起來，大家面面相覷。正是蛇無頭而不行，只得各歸閒散。

冒失管曉得活死人無家無室，便欲留他歸去暫住。活死人也欣然樂從，隨他回家。不題。

且說那色鬼自從在脫空祖師廟裡見了臭花娘，回到家中，眠思夢想，猶如失魂落魄的一般，那裡放得下？曉得他是跑到廟裡的，定然不是遠來頭，總在六尺地面上，差了人各處去尋訪。只因臭花娘從未出門，無人疑到他家，只是挨絲切縫，四處八路去瞎打聽。

誰知事有湊巧，不料那東村裡也有一個標緻細娘，叫做豆腐西施，雖不能與臭花娘並駕齊驅，卻也算得數一數二的美人了。老子豆腐羹飯鬼，薄薄有幾金家業，只生得他一個獨子。那日因到親眷家邊吃了清明飯回來，被色鬼的差人看見，尋思近地裡再沒有第二個美似他的，色鬼廟中所遇，諒必就是他，便如飛來報與色鬼知道。那色鬼又未曾目睹其間，聽他們說得有憑有據，便也以訛纏訛，信以為實；就與眾門客商議。

大家議論紛紛，只有一個叫做極鬼說道：「這也不是甚麼團團大難事。那豆腐羹飯鬼住在獨宅基（編按：獨宅基，獨戶人家。此單純用「基」。）頭上，只消我們幾個扮做養髮（編按：清代男人前額剔髮，後腦梳辮。囚犯則披頭散髮。）強盜，等到半夜三更，或是拿鑊鑿掘個壁洞，軟進硬出；或是明火執仗，打門進去，搶了就走。夜頭黃昏，那裡點了烏鼻頭（編按：烏鼻頭，指火把。）來尋？又不擔擱工夫，手到拿來。豈不是朝種樹夜乘涼的勾當？」色鬼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就煩你去幹來。事成之後，重重相謝！」

極鬼便糾合幾個同道中，來到村裡，揀個僻靜所在，搗花了面孔，紮扮停當。等到更深夜靜，來到豆腐羹飯鬼門口，點起煙裡火來，打進門去。那豆腐羹飯一家門，正困到頭忽裡，忽被打門聲驚覺了，慌忙起來。纔立腳到地下，那夥強盜已一擁進房，各人搗得花嘴花臉，手裡拿著雪亮的鬼頭刀。兩個便將豆腐羹飯鬼幫住（編按：幫住，兩邊用力夾住。），把刀架在頭骨上，不許他牽手動腳。幾個便向牀上搜看。那豆腐西施雖然穿了衣裳，卻不敢走下牀來，坐在皮帳裡發抖；被極鬼尋著，一把拖下牀來，背著就走。眾鬼也就趁火打劫，搶了好些物事，一闖出門。

豆腐羹飯鬼冷眼看他們行作動步，是專為女兒來的；又聞得色鬼在各處早打聽，要尋甚麼標緻細娘，便疑心到他身上。叮囑家婆看好屋裡，自己悄悄然出了門，望著火光跟將去；恰正被他猜著，見他們一徑望色鬼家裡去了。便尋思道：「那色鬼潑天的富貴，專心致志尋了女兒去，自然千中萬意，少不得把他做個少奶奶，住著高堂大廈，錦衣玉食的享用不了。也是他前世修來的。」一頭肚裡胡思亂想，一頭望家裡回來，已經朦朦天亮，便向老婆說知。老婆道：「你不可一想情願（編按：一想情願，一廂情願也。）。他是有門楹人家（編按：門楹人家，指有錢人家。），若有這般好心，怎不教人來說合？明媒正娶難道弗好，倒要半夜三更出來搶親？你快再去打聽。倘能像你心意，便與他親眷來去，也覺榮耀。萬一別有隱情，豈不把女兒醜埋滅了。」豆腐羹飯鬼道：「你也說得是。我自己不好去打聽，待我央了人去便了。」忙走到一個好鄉鄰冤鬼家來，托他去打聽。不題。

卻說這極鬼搶著了豆腐西施，滿心快活，巴望送到色鬼面前，要討個大好的。誰知那色鬼的老婆，卻是識寶太師的女兒，叫做畔房小姐，生得肥頭胖耳，粗腳大手。自恃是太師爺的女兒，凡事像心適意，敢作敢為；又妒心甚重，家裡那些丫頭女娘家，籬頭管腳，不許色鬼與他們醜攀談一句。色鬼雖然是怕老婆的都元帥（編按：都元帥，首領也。），無如骨子裡是個好色之徒，怎熬得住？家裡不能做手脚，便在外面尋花問柳，挽通了師姑，卻向佛地上去造孽。就是查訪那標緻細娘，也不過想尋個披蓑衣烏龜，鑽謀來私下偷偷罷了，原沒有金屋貯阿嬌的想頭。只因聽了極鬼一席話，說得燥皮（編按：燥皮，乾脆也。），便一時高興，叫他去幹。原想要另尋個所在安置的。不料他們商議時，卻被一個快嘴丫頭聽見，告訴了畔房小姐。畔房小姐聽得，便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端正一個突出皮棒槌，把色鬼騙進房中，打了一頓死去活來，拿條軟麻繩縛住了。又恨極鬼牽風引頭，算計也要打他一頓出氣，便一夜弗困，拿著棒槌守在門口。

等到四更頭，聽得眾鬼回來，那極鬼背了豆腐西施，領頭先進。畔房小姐在暗頭裡聽得腳步響，便舉起棒槌夾頭打來。不料反打著了豆腐西施，正中太陽裡（編按：太陽裡，指太陽穴。），打得花紅腦子直射。畔房小姐聞得一陣血腥氣，便縮了手。後面眾鬼拿著燈籠、火把一擁入來，忽看見滿地鮮血。極鬼忙將豆腐西施放下，看時，早已嗚呼哀哉了。大家嚇得屁滾尿流，趑出腳都逃走的影跡無蹤。畔房小姐也覺心慌意亂，畔（編按：畔，躲也。）進房中去來。

門上大叔只得報知輕腳鬼，查起根由，纔曉得是扮著強盜去搶來的。依了官法，非但一棒打殺，並且要問切卵頭罪的，怎不驚惶？還喜得沒有知覺，忙使人把死屍靈移去丟在野田堵裡。自己又最喜吃生人腦子，便向地下刮起來吃乾淨了；叮囑眾鬼不許七嘴八談。只道神不知鬼不覺的，誰知那門上大叔卻與冤鬼是觸辰朋友，見冤鬼來打聽，弗瞞天弗瞞地，原原委委，一本直說。冤鬼曉得了實細，忙回來報於豆腐羹飯鬼知道。

正是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不知豆腐羹飯鬼得知了兇信，如何處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冒失鬼一味粗心浮氣，目中無人，到處以強為勝，一遇鬼谷先生，早已束手縛腳，有力無用處。還虧他福至心靈，便肯改邪歸正。然到底稟性難移，見了活死人細皮白肉，只道善人好欺，又復出言無狀。豈知人不可貌相，強中自有強中手乎？至於色鬼，豈不知老婆平素日間所作所為，乃一聽極鬼攪撥，就不顧違條犯法，飛得起（編按：飛得起，「非得」、「一定」之意。）叫他去幹；遂把一光如花似玉的絕世佳人，送到西方路上去，豈非作盡靈寶孽哉？